

纪昀，字晓岚，清代著名文学家。

阅微择谭

〔清〕纪昀 著

杨闻宇◎笺注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阅微择谭

〔清〕纪昀 著

杨闻宇◎笺注

1993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(川) 新登字 007 号

责任编辑：廉正祥

封面设计：邹小工

内文设计：邓小林

书 名 阅 微 择 谭

定 价：5.30元

作 者 杨闻宇

ISBN7-5411-0993-2/I·911

1993年8月 第一版

1993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787×1092mm 1/32

印数1—3,000册

印张 9.75

字数187千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成都盐道街3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目 录

第一辑	官府内幕.....	1
第二辑	俗世百态.....	37
第三辑	恩怨情结.....	85
第四辑	婢妾奴仆.....	127
第五辑	畸人鬼魅.....	154
第六辑	物理探微.....	202
第七辑	纪游志怪.....	231
第八辑	文坛拾零.....	265
后记.....		310

第一辑

官府内幕

纪昀，年24领顺天乡试解额，31岁成进士，由编修官至侍读学士，后累迁至礼部尚书，充经筵讲官，自是又为总宪者五，长礼部者三，协办大学士，加太子少保，管国子监事，后卒于位，年82。自进士起，在官场浸泡达50余年。

沧州刘士玉孝廉，有书室为狐所据，白昼与人对语，掷瓦石击人，但不睹其形耳。知州平原董思任，良吏也，闻其事，自往驱之。方盛陈人妖异路之理，忽檐际朗言曰：“公为官颇爱民，亦不取钱，故我不敢击公。然公爱民乃好名，不取钱乃畏后患耳，故我亦不避公。公休矣，毋多言取困。”董狼狈而归，咄咄不怡者数日。刘一仆妇甚粗蠢，独不畏狐。狐亦不击之。或于对语时举以问狐。狐曰：“彼虽下役，乃真孝妇也。鬼神见之犹敛避，况我曹乎！”刘乃令仆妇居此室。狐是日即去。

当时所谓的“爱民”、“不取钱”的“良吏”，跳不出那个时代所划定的“好名”、“畏后患”的传统范畴。此狐言人际之所难言，攻其伪饰与隐私，击其灵魂，破其心术。进而置“良吏”于粗蠢的“孝妇”之下，显示出纪昀在评量人物时注重心理，注重深层动机。

余督学闽中时，幕友鍾忻湖言：其友昔在某公幕，因会勘宿古寺中，月色朦胧，见某公窗下有人影，徘徊良久，冉冉上钟楼去。心知为鬼魅，然素有胆，竟蹑往寻之。至则楼门锁闭，楼上似有二人语，其一曰：“君何以空返？”其一曰：“此地罕有官吏至，今幸两官共宿，将俟人静讼吾冤。顷窃听所言，非揣摩迎合之方，即消弭弥缝之术，是不足以办吾事，故废然返。”语毕，似有太息声。再听之，竟寂然矣。次日，阴告主人。果变色摇手，戒勿多事。迄不知其何冤也。余谓此君友有嫌于主人，故造斯言，形容其巧于趋避，为鬼揶揄耳。若就此一事而论，鬼非目睹，语未耳闻，恍惚杳冥，茫无实据，虽阎罗包老，亦无可措手，顾乃责之于某公乎？

文笔温和而委婉，关键处却是一针见血，将官场的腐败勾当从骨子里剔出来了。

田仆庄寿言：昔事某官，见一官侵展至，又一官

续至，皆契交也，其状若密递消息者。俄皆去，主人亦命驾递出。至黄昏乃归，车殆马烦，不胜困惫。俄前二官又至，灯下或附耳，或点首，或摇手，或蹙眉，或拊掌，不知所议何事。漏下二鼓，我遥闻北窗外吃吃有笑声，室中弗闻也。方疑惑间，忽又闻长叹一声曰：“何必如此！”始宾主皆惊，开窗急视，新雨后泥平如掌，绝无人踪。共疑为我呓语。我时因戒勿窃听，避立南荣外花架下，实未尝睡，亦未尝言，究不知其何故也。

旧官场即鬼域，个个是鬼心思，来去也行踪如鬼。这里文字不多，画面却生动、传神。纪昀官场中人，为了若指掌，方能出此神来之笔，可谓之特殊处理，形趣俱妙。

明公恕斋，尝为献县令，良吏也。官太平府时，有疑狱，易服自察访之。偶憩小庵，僧年八十餘矣，见公合掌肃立，呼其徒具茶。徒遥应曰：“太守且至，可引客权坐别室。”僧应曰：“太守已至，可速来献。”公大骇曰：“尔何以知我来？”曰：“公一郡之主也，一举一动，通国皆知之，宁独老僧！”又问：“尔何以识我？”曰：“太守不能识一郡之人，一郡之人则孰不识太守。”问：“尔知我何事出？”曰：“某案之事，两造皆遣其党，布散道路间久矣，

彼皆阳不识公耳。”公恍然自失，因问：“尔何独不阳不识？”僧投地膜拜曰：“死罪死罪！欲得公此问也。公为郡不减龚、黄，然微不嫌于众心者，曰好访。此不特神奸巨蠹，能预为蛊惑计也；即乡里小民，孰无亲党，孰无恩怨乎哉？访甲之党，则甲直而乙曲；访乙之党，则甲曲而乙直。访其有仇者，则有仇者必曲；访其有恩者，则有恩者必直。至于妇人孺子，闻见不真；病媪衰翁，语言昏愤，又可据为信谏乎？公亲访犹如此，再寄耳目于他人，庸有幸乎？且夫访之为害，非仅听讼为然也，间阎利病，访亦为害，而河渠堤堰为尤甚。小民各私其身家，水有利则遇以自肥，水有患则邻国为壑，是其胜算矣。孰肯揆地形之大局，为永远安澜之计哉？老僧方外人也，本不应预世间事，况官家事耶。第佛法慈悲，舍身济众，苟利于物，固应冒死言之耳。惟公俯察焉。”公沈思其语，竟不访而归。次日，遣役送钱米。归报曰：“公返之后，僧谓其徒曰：‘吾心事已毕。’竟泊然逝矣。”此事杨丈汶川尝言之，姚安公曰：“凡狱情虚心研察，情伪乃明，信人信己皆非也。信人之弊，僧言是也；信己之弊，亦有不可胜言者。安得再一老僧，亦为说法乎！”

在一个腐败、没落、怨气纠结的社会里，连实地调查也十分艰难。为政不易，为好官更其不易。非是久历官场

的人，不会写出这样深刻老辣的文章；也唯有在“信人信己”方面吃过一系列苦头的官吏，才会形成这样的思路。

行文干练，字字得力。

同年项君廷模言：昔尝馆翰林某公家，相见辄讲学。一日，其同乡为外吏者，有所馈赠。某公自陈平生俭素，雅不需此。见其崖岸高峻，遂逡巡携归。某公送宾之后，徘徊厅事前，怅怅惘惘，若有所失，如是者数刻。家人请进内午餐，大遭诟怒。忽闻有数人吃吃窃笑，视之无迹，寻之声在承尘上。盖狐魅云。

内心贪财，外表上又看重名声，自陷于矛盾徘徊的可笑境地。世间也只有“视之无迹”的狐魅，对权贵人物方可以直接这样“吃吃窃笑”。纪氏借助于长期的精细的观察，“得此无人态”，一杆笔如入无人之境，弹示无人之声，寥寥数言，入木三分。

余某者，老于幕府，司刑名四十餘年。后卧病濒危，灯前月下，恍惚似有鬼为厉者。余某慨然曰：“吾存心忠厚，誓不敢妄杀一人，此鬼胡为乎来耶？”夜梦数人浴血立，曰：“君知刻酷之积怨，不知忠厚亦能积怨也。夫茕茕孑立，惨被人戕，就死之时，楚毒万状；孤魂饮泣，衔恨九泉，惟望强暴就诛，一申积愤。而君但见生者之可悯，不见死者之可悲，刀笔

舞文，曲相开脱。遂使凶残漏网，白骨沈冤。君试设身处地：如君无罪无辜，受人屠割，魂魄有知，旁观讞是狱者改重伤为轻，改多伤为少，改理曲为理直，改有心为无心，使君切齿之仇，从容脱械，仍纵横于人世，君感乎怨乎？不是之思，而诤诤以纵恶为阴功。彼枉死者，不仇君而仇谁乎？”余某惶怖而寤，以所梦备告其子，回手自挝曰：“吾所见左矣！吾所见左矣！”就枕未安而歿。

“忠厚亦能积怨”，官场实不易处。纪昀强调有罪当罚，有恶必惩，足见他洞悉民情，知道当时的社会上“凶残漏网，白骨沈冤”者为数不少。通篇言义中的，切中肯綮。

德州田白岩曰：有颍都统者，在滇黔间山行，见道士按一丽女于石，欲剖其心。女哀呼乞救。颍急挥骑驰及，遽格道士手。女噉然一声，化火光飞去。道士顿足曰：“公败吾事！此魅已媚杀百余人，故捕诛之以除害。但取精已多，岁久通灵，斩其首则神通去，故必剖其心乃死。公今纵之，又貽患无穷矣。惜一猛虎之命，放置深山，不知泽麋林鹿，剌其牙者几许命也！”匿其匕首，恨恨渡溪去。此殆白岩之寓言，即所谓一家哭，何如一路哭也。姑容墨吏，自以为阴功，人亦多称为忠厚；而穷民之卖儿贴妇，皆未

一思，亦安用此长者乎？

为抒怀写意，作者取十分荒诞的故事为引线，多少是有些牵强之嫌了。以此竟引入官场“亦安用此长者乎”之反诘，可见纪昀对官场感喟之深，叹息之重。“一家哭，何如一路哭”，一路哭的自然是在卖儿贴妇的“穷民”了。此则寓言，意在鞭挞那些求“忠厚”、“长者”之美名而曲庇贪官污吏、姑息养奸的上级长官，与上则笔记同一趣旨。

甲与乙相善，甲延乙理家政。及官抚军，并使佐官政，惟其言是从。久而资财皆为所乾没，始悟其奸，稍稍譴责之。乙扶甲阴事，遽反噬。甲不胜愤，乃投牒诉城隍。夜梦城隍语之曰：“乙险恶如是，公何以信任不疑？”甲曰：“为其事事如我意也。”神喟然曰：“人能事事如我意，可畏甚矣。公不畏之而反喜之，不公之给而给谁耶？渠恶贯将盈，终必食报。若公则自贻伊戚，可无庸诉也。”此甲亲告姚安公者。事在雍正末年。甲滇人，乙越人也。

“人能事事如我意，可畏甚矣。”为官者只看表相，唯喜欢拍马溜须之徒，这是千古通病，反映出封建官吏的昏庸与官场的腐败。这一声慨叹是本则笔记的“文眼”，前边的事略、嗣后的牒诉皆由此演义而生——全文难免浮

泛一些。

星士虞春潭，为人推算，多奇中。偶薄游襄汉，与一士人同舟，论颇款洽。久而怪其不眠不食，疑为仙鬼。夜中密诘之。士人曰：“我非仙非鬼，文昌司禄之神也，有事诣南岳。与君有缘，故得数日周旋耳。”虞因问之曰：“吾于命理，自谓颇深。尝推某当大贵，而竟无验。君司禄籍，当知其由。”士人曰：“是命本贵，以热中，削减十之七矣。”虞曰：“仕宦热中，是亦常情，何冥谪若是之重？”士人曰：“仕宦热中，其强悍者必怙权，怙权者必狠而愎；其孱弱者必固位，固位者必险而深。且怙权固位，是必躁竞，躁竞相轧，是必排挤。至于排挤，则不问人之贤否，而问党之异同；不计事之可否，而计己之胜负。流弊不可胜言矣。是其恶在贪酷上，寿且削减，何止于禄乎！”虞阴记其语。越两岁馀，某果卒。

一旦涉及官场，纪昀的议论文字便相当精湛，这是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。这则议论，伪托鬼神，将封建官僚的三魂七魄给抖落出来了。对官场沿袭既久的“传统”，实为确当的概括。

御史某之伏法也，有问官白昼假寐，恍惚见之，

惊问曰：“君有冤耶？”曰：“言官受赂鬻章奏，于法当诛，吾何冤！”曰：“不冤，何为来见我？”曰：“有憾于君。”曰：“问官七八人，旧交如我者亦两三人，何独憾我？”曰：“我与君有宿隙，不过进取相轧耳，非不共戴天者也。我对簿时，君虽引嫌不问，而阳阳有德色；我狱成时，君虽虚词慰藉，而隐隐含轻薄。是他人据法置我死，而君以修怨快我死也。患难之际，此最伤人心，吾安得不憾！”问官惶恐愧谢曰：“然则君将报我乎？”曰：“我死于法，安得报君。君居心如是，自非载福之道，亦无庸我报。特意有不平，使君知之耳。”语讫，若睡若醒，开目已失所在，案上残茗尚微温。后所亲见其惘惘如失，阴叩之，乃具道始末，喟然曰：“幸哉我未下石也，其饮恨犹如是。曾子曰：‘哀矜勿喜。’不其然乎！”所亲为人述之，亦喟然曰：“一有私心，虽当其罪犹不服，况不当其罪乎！”

仕途上“进取相轧”，在人际关系上很自然地酿制成诡诈和虚伪，出现在这里的“引嫌不问”、“虚词慰藉”的人情表象，拆穿了看，只不过比赤裸裸的狼撕狗啃添一层粉饰、多一层阴险而已。这则笔记告诉人们，官场上的人情尤其险恶。

其发掘丑恶灵魂的深刻程度，与那一位拒收馈赠的“翰林某公”相似。这里是借助于恍恍惚惚的鬼魂，那里

则是借助于不显形迹的狐魅。剔抉官场隐私，纪昀的突破口集中针对在虚伪、叵测的基点上。

交河苏斗南，雍正癸丑会试归。至白沟河，与一友遇于酒肆中。友方罢官，饮酣后，牢骚抑郁，恨善恶之无报。适一人褶裤急装，系马于树，亦就对坐。侧听良久，揖其友而言曰：“君疑因果有爽耶？夫好色者必病，嗜博者必贫，势也；劫财者必诛，杀人者必抵，理也。同好色而稟有强弱，同嗜博而技有工拙，则势不能齐；同劫财而有首有从，同杀人而有误有故，则理宜别论。此中之消息微矣。其间功过互偿，或以无报为报；罪福未尽，或有报而不即报。毫厘比较，益微乎微矣。君执目前所见，而疑天道之难明，不亦颠乎？且君亦何可怨天道，君命本当以流外出身，官至七品。以君机械多端，伺察多术，工于趋避，而深于挤排，遂削减为八品。君迁八品之时，自谓以心计巧密，由九品而升；不知正以心计巧密，由七品而降也。”因附耳密语，语讫，大声曰：“君忘之乎？”友骇汗浹背，问何以能知。微笑曰：“岂独我知，三界孰不知？”掉头上马。惟见黄尘滚滚然，斯须灭迹。

仕宦升沉与好色、嗜博、劫财、杀人有近似的发展流程：有人侥幸地挤了上去，有人被无情地挤跌下来。而仕

途上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，因为过于肮脏，连当事人自己回忆起来也禁不住“骇汗浹背”。

这则笔记对诡秘之事用笔神奇，时而“附耳密语”，时而又“大声”喝问，兔起鹘落，“斯须灭迹”，文字上转化迅捷，用字警目，是一种短兵相接式的精神战法，“刀笔”气色甚浓。

罗仰山通政在礼曹时，为同官所轧，动辄掣肘，步步如行荆棘中。性素迂滞，渐患愤成疾。一日，郁郁枯坐，忽梦至一山，花放水流，风日清旷，觉神思开朗，垒块顿消。沿溪散步，得一茅舍。有老翁延入小坐，言论颇洽。老翁问何以有病容，罗具陈所苦。老翁太息曰：“此有夙因，君所未解。君七百年前为宋黄筌，某即南唐徐熙也。徐之画品，本居黄上。黄恐夺供奉之宠，巧词排抑，使沉沦困顿，衔恨以终。其后辗转轮回，未能相遇。今世业缘凑合，乃得一快其宿仇。彼之加于君者，即君之曾加于彼者也，君又何憾焉。大抵无往不复者，天之道；有施必报者，人之情。既已种因，终当结果。其气机之感，如磁之引针：不近则已，近则吸而不解。其怨毒之结，如石之含火：不触则已，触则激而立生。其终不消释，如疾病之隐伏，必有骤发之日。其终相遇合，如日月之旋转，必有交会之躔。然则种种害人之术，适以自害而已矣。吾过去生中，与君有旧，因君未悟，故为述忧

患之由。君与彼已结果矣，自今以往，慎勿造因可也。”罗洒然有省，胜负之心顿尽；数日之内，宿疾全除。此余十许岁时，闻霍易书先生言。或曰：“是卫公延璞事，先生偶误记也。”未知其审，并附识之。

以宿命论将官场恶浊回溯至700年前，“冰冻三尺，非一日寒”，恰恰说明仕途倾轧是传统性的一种大型循环。“既已种因，终当结果”，这等臆测式的、报应型的因果推理，正显示出纪昀目光深远的一面。议论中善于用喻，使文气丰沛鲜活。

日南坊守栅兵王十，姚安公旧仆夫也。言乾隆辛酉，夏夜坐高庙纳凉，暗中见二人坐阁下，疑为盗，静伺所往。时绍兴会馆西商放债者演剧赛神，金鼓声未息。一人曰：“此辈殊快乐；但巧算剥削，恐造业亦深。”一人曰：“其间亦有差等。昔闻判司论此事，凡选人或需次多年，旅食匮乏；或赴官远地，资斧艰难，此不得已而举债。其中苦况，不可殫陈。如或乘其急迫，抑勒多端，使进退触藩，茹酸书券。此其罪与劫盗等，阳律不过笞杖，阴律则当堕泥犁。至于冶荡性成，骄奢习惯，预期到官之日，可取诸百姓以偿补。遂指以称贷，肆意繁华。已经负债如山，尚复挥金似土。致渐形竭蹶，日见追呼。铨授有官，遽

逃无路，不得不吞声饮恨，为几上之肉，任若辈之宰割。积数既多，取偿难必。故先求重息，以冀得失之相当。在彼为势所必然，在此为事由自取。阳官科断，虽有明条，鬼神固不甚责之也。”王闻是语，疑不类生人。俄歌吹已停，二人并起，不待启钥，已过栅门。旋闻道路喧传，酒阑客散，有一人中暑暴卒。乃知二人为追摄之鬼也。

一旦为官，就踏上了榨取百姓脂膏的“位置”。就连预谋官职、行将为宦者，也认准了这一步棋。

“放债者”与“选人”之间，纯属金钱制约，彼此钳勒的残酷关系，“取诸百姓以偿补”，最后是通过封建的国家机器无情地压到了下层劳动者的头上。层层盘剥，反复敲诈，“造业亦深”。

姚安公云，人家有奇器妙迹，终非佳事。因言癸巳同年牟丈濞家（不知即牟丈，不知或牟丈之伯叔，幼年听之未审也。）有一砚，天然作鹅卵形，色正紫，一鹅鸽眼如豆大，突出墨池中心，旋螺旋纹理分明，瞳子炯炯有神气。拊之，膩不留手。叩之，坚如金铁。呵之，水出如露珠。下墨无声，数磨即成浓濡。无款识铭语，似爱其浑成，不欲椎凿。匣亦紫檀根所雕，出入无滞，而包裹无纤隙，摇之无声。背有“紫桃轩”三字，小仅如豆，知为李太白日华故物